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斷鴻零雁記 第二十六章

余與法忍至上海，始悉襟間銀票，均已不翼而飛，故不能買舟，遂與法忍決定行腳同歸。沿途托鉢，蹭蹬已極。逾歲，始抵橫蒲關，入南雄邊界。既過紅梅驛，土人言此去俱為坦途，然水行不一由延能達始興。余二人盡出所蓄，尚可敷舟資及糧食之用，於是揚帆以行。風利，數日遂過潁水，至始興縣，余二人憂思稍解。是夕，維舟於野渡殘揚之下。時涼秋九月矣，山川寥寂，舉目蒼涼。忽有西北風瀟颯過耳，余悚然而聽之，又有巨物嗚嗚然襲舟而來，竟落燈光之下，如是者絡繹而至。余異而矚之，約有百數，均團臍胖蟹也。此為余初次所見，頗覺奇趣。

法忍語余曰：「吾聞丹鳳山去此不遠，有張九齡故宅，吾二人明晨當紆道往觀。」又曰：「惜吾兩人不能痛飲，否則將此蟹煮之，復入村沽黃醪無量，爾我舉匏樽以消幽恨。奈何此夕百憂感其心耶？」

語次，舟子以手指楓林曠剝告余二人曰：「此即懷庵古蘭若也，金碧飄零盡矣。父老相傳，甲申三月，吾族遺老誓師於此，不觀腐草轉磷，至今猶在？嗟乎！風景依然，而江山已非，寧不令人愀然生感，歎歎不置耶？」

迨余等將睡，忽而黑風暴雨遽作。余謂法忍：「今夕不能住宿舟中，不若同往荒殿少避風雨，明日重行。」法忍曰：「善。」余二人遂辭舟子，向楓林摩道而入。既至山門，繚垣傾記殆盡，扉亦無存者。及入，殿中都無聲響，惟見佛燈，光搖四壁。殿旁有甬道，通一耳室，余意其為住僧寮房，故止步弗入。法忍手捫碑上題詩，讀曰：

□郡名賢請自思，座中若個是男兒。

鼎湖難挽龍髯日，駕水爭持牛耳時。

哭盡冬青徒有淚，歌殘凝碧竟無詩。

故陵麥飯誰澆取，贏得空堂酒滿卮。

余曰：「此澹歸和尚貽吳梅村之詩也。當日所謂名流，忍以父母之邦，委於群胡，殘暴戮辱，亦可想而知矣。澹歸和尚固是頂天立地一堂堂男子。嗚呼！丹霞一炬，遺老幽光，至今猶屈而不申，何天心之憤憤也？」

時暴雨忽歇，余與法忍無言，解袂臥於殿角。余陡然從夢中驚醒，時萬籟沉沉，微聞西風振簾，參以寒蟲斷續之聲。

忽有念《寥莪》之什於側室者，其聲酸楚無倫。聽至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」句，不禁沉沉大恫，心為摧折。

晨興，天無宿翳。余視此僧，嗚呼，即余乳媪之子潮兒也！余愕不止；潮兒幾疑余為鬼物，相視久之，悲咽萬狀曰：「阿兄歸幾日矣？」余曰：「昨夕抵此，風雨兼天，故就宿殿內。賢弟何故失容？阿母無恙耶？」潮兒未及發言，已簌簌落淚，白余言曰：「慈母見背，吾心悲極為僧，廬墓於此，三經弦望矣。」

余聞言，震越失次，趨前抱潮兒而慟哭曰：「吾意歸南海必先見吾媪。余自襁褓，獨媪一人憐而撫我，不圖今已長眠。天乎！吾媪養育之恩，吾未報其萬一。天乎！吾心胃都碎矣！」

既而潮兒導余等出西院門，至其亡母墓前，黃土一杯，白楊蕭蕭，山鳥哀鳴其上。余同法忍，俯伏隕涕。潮兒根淚言曰：「亡母感古裝夫人極矣！捨古裝夫人而外，欲得一賜惠之人，無有也。吾前月奉去一笑，不知阿兄遄歸。今會阿兄於此，亦余夢魂所不及料，寧非蒼天垂愍？先母重泉慰矣。」